

师者说·育心录

雪簌簌 心念念

教育该给孩子留一点“风雪”

2026年的冬雪格外不一样,从傍晚一直下到清晨,让我深深陷入那些下雪的日子里,思绪如潮,沉浸在有雪的岁月中。

 童年的雪,
是一片自由的天空。

7岁那年清晨,被妈妈一句“下雪了”唤醒,我赤脚跑到院子里,看雪花如柳絮般旋转飘落,伸手去接,看六角形晶体在掌心化作一滴水。大人们只是笑笑,叮嘱我多加件衣裳。全村孩子在雪地里打滚,堆起歪歪扭扭的雪人,用冻红的手指在雪地上写字。那时的雪,是天空送给孩子的第一堂自然课,教给我们温度、形态、消融与重生的秘密。

 少年的雪,
是淬炼精神的熔炉。

13岁那年雪下得格外大,积雪没膝。父亲递给我一双高筒胶鞋:“路上自己要走慢些。”五里上学路,我和伙伴们深一脚浅一脚,跌倒又爬起,裤腿湿透,脸颊冻红,到校迟了半小时。老师没有责备,反而让我们以“雪中行”为题即兴作文。那场雪教会我的,比整个冬天的语文课都多: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”,让我懂得坚持;跌倒时总有双手伸出,让我明白互助;老师帮我们拍雪、搓暖冻紫的双手,那份温暖,照亮了此后三十年的每一个冬天。



成年的雪,
是与精神对话的自我。

大学时的雪夜,我常独坐图书馆窗边,看雪片在路灯光晕中飞舞,如时光碎屑。读《红楼梦》“琉璃世界白雪红梅”,悟到曹雪芹笔下的雪是洗净尘浊的灵物。毕业后到城乡结合部学校工作,雪成了难得的静默时刻,沏一壶茶临窗而坐,领会苏轼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”的感悟——那些曾经纠结放不下的,不过是鸿雁偶然留下的指爪印痕。



如今的雪,
照见了教育的真谛。

从教半生近半百,看雪的心情愈加复杂。雪未落下便成“聚焦点”,应急预案层层传达,安全责任逐级压实,教育如临大敌,家长忧心忡忡。我们为孩子扫清每一寸可能滑倒的路面,却剥夺了他们学习在雪中行走的机会;守好安全的门,却关闭了风雪中嬉戏成长的可能。《礼记·学记》警示:“时过然后学,则勤苦而难成。”自然赋予的成长时机一旦错过,再难弥补。

古人从不避雪,反而在雪中寻找精神的试炼场。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冰雪、程门立雪的典故,皆在苦寒中得真知。雪,从来是中华文化中精神淬炼的象征。可如今,雪从“可玩可赏的天地馈赠”异化为“需防范躲避的安全隐患”,孩子们失去的不仅是一场游戏,更是与自然建立连接的第一座桥梁。我们为孩子建造恒温教室、塑胶操场、软包墙角,却抽走了他们生命中必要的“风雪体验”,这种剥夺还被包装成“爱”与“责任”。



每个生命里,
都该有一场自由的雪。

这场关于雪的思考,其实是在追问教育根本问题:我们到底要培养怎样的下一代?

首先,重拾“天人合一”的教育观。教育不是将孩子与自然、风险隔绝,而是教会他们如何与自然共处、在风险中成长。一场雪,可以成为安全教育的活教材,也可开展“雪中课程”:物理老师讲解雪的晶体结构,语文老师领读咏雪诗文,体育老师教雪中运动的注意事项。

其次,重建“适度留白”的教育生态。中国画讲究“留白”,教育亦然。适当的“不安排”“不干预”,恰是成长的必要空间。

再者,重塑“风骨精神”的教育追求。孟子所言的大丈夫精神,需在磨砺中养成。一场雪中的坚持上学,一次跌倒后的自己爬起,积累的正是面对人生大风雪时的韧性。教育的目标,不该只是分数与名校,更该是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”的风骨。

最后,重寻“静待花开”的教育耐心。真正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影响,而非急功近利的塑造。每个孩子都有其生长的节律,教育者该做的,是提供适宜的土壤、阳光、雨露,然后静静等待。

一场雪,教会我们等待!等待雪落,等待雪停,等待雪融,等待雪水滋养后的春芽萌发。这份等待的耐心,正是当下焦虑的教育中最缺乏的品质。

窗外的雪,渐渐小了。愿每个孩子,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中,迎来一场自由的雪。这场雪,该由他们自己走。

(淮南市教体局 李韦遴)